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木龙文集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中文类

1994 年的故事

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清冷的月光洒在窗台上时，就象冰冷的风掠过心头，我又一次和你擦肩而过。刚刚我还握着你的手，可现在只有我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又是一场梦！

我已经记不清楚多少次这样从梦中醒来，没有来得及回味梦中的温柔就得忍受这份孤独的痛苦折磨。我点燃一枝烟，只能点燃一枝烟，无望地任由那痛苦一点点地浸过我的思维空间。你一定还在甜甜的梦中，你的梦中一定不会象我这般凄苦暗淡，而是会露出曾让我心动的微笑。你的笑容，那已经是一副定格画面，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。

你不该有丝毫的痛苦，你是人间唯一的精灵尤物，你不应该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，哪怕是甜蜜的伤害。过去的为什么不让它过去呢？但对我来说，这一千多个漫长的日子里，可曾有一刻忘情于另一片天空？颓然地自问，忘掉完全占据我的心中的你是我的本份，但每当看到秋叶再一次凄然地飘零，却更想你。

我开始体味到人类脆弱情感的可悲，或者说是永恒的悲哀。

你爱他，他不爱你；她爱你，你又不爱她，最终你们却结成连理。为了掩盖你们对淡淡的爱的恐惧，自欺欺人地自慰道：狂热的爱情是短暂的，只有隽永平淡的爱才是永恒的。但维系着你们的并不是爱情，仅仅是一种亲情而已。

你爱她，她也爱你，于是你们之间的爱情象宇宙中两颗孤独的流星，在这个瞬间惊天动地地相遇了！这样，你们的爱才是天地间至真、至诚、至痴、至烈的爱情！

你们爱着，仅仅是爱着，完全地无我，天地间只有两颗心在旷大的时空中交融，你们的眼中只有对方，你们的世界无限地广袤，所有的星宿都是你们的见证人！

如果你们能真正地合二为一，那将是人世间的神仙眷属，但你们并不是人们眼中的神仙眷属。因为你们属于这个该死的社会，有着各自的属性、位置，你们的结局不会比古时的梁祝好。于是，你们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部新悲剧的主人公，不是为了爱而献身成为千年情史的新章节，就是执手相看泪眼各自回到人们希望你们的位置，尽你们做人的义务。这，岂非人类更大的悲哀？

这也是我们的悲哀！

修百年方得同舟，修千世始得共枕！

我们何不静下心来面壁千年呢？我们逃是无路可逃，何不面对它，面对那段情，看它到底能存在几何？

把砂子植入土壤，把泪水播在岁月里，把你我的名字铭在心的尽头！

所有的声音消失了，所有的光彩暗淡了，那是因为你翩然而至。

天地间一切都为你而隐去……

在我的视、我的听中，只有一个永恒的梦境——你！

是你么？真的是你么？

爱的结尾和前奏

没有风没有雪，却异常地寒冷，在冬季的阳光里。

我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你的窗前，灯光温暖芬芳。地板响过，又归于沉寂。但我不能再往上走一步，再登一级台阶就能看到你紧闭的房门。我却不能惊扰房间里面你的平静，等一切都变好，等一切都如意，再去林中采摘冰冷的果实吧。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在梦中无数次企盼见到你，真的见到你，却只和你说说很平静的话：

你好吗？

你快乐么？

你幸福吗？

我的心中充满了渴望，但却只能把相思鸟紧紧地关在理智的笼中，不能把它放飞，不能让他自由地飞栖新枝、枯树、草丛。我为自己的懦弱而低泣，泪水濡湿了所有的思绪。

我年青的血却在血管中日夜不停地喧啸：

给我河道！

给我一条宽宽的河道！

我要奔跑，我要跳跃！

不！谁也不会答应，谁也不会任由它冲垮精心营造的万年长堤。我们必须在已有的轨道里走动，过大家都过的生活。

但蜗牛也有它爬行的权利！

为此，我们只有用自己用年轻健壮的肩膀，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一条肆意的小径。也许会踩痛别人的脚，但注意，千万别踩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！

终于，终于我冲到你的面前，把我的心盛在透明的杯子，送到你的面前，令你无法逃避，也没有机会逃避！

你会吃惊么？

你会恐惧吗？

你会收下吗？

你会把它揉碎么？

你若稍一迟疑，我便会象猫一样敏捷地消失，沿着黑暗通道。昼伏夜起，从此不再和别人说起什么。

把胡须留长，长得可以挂起悲伤，

把脸揉皱，和地球一样残破，

存得下泪水也存得下鹰巢。

当然，我决不会如啼血的杜鹃残死在春天，只会象一只受伤的狼用自己的无奈舔洗伤口，并把思念这个抽象的沙粒每天数上几百遍。

有山，有树，就是没有路！

有你，有我，就是没有情！

不要犹豫，犹豫是只贪婪的土拨鼠，它会把你的决心都盗空的，存放在

谁也找不到的地方，作为过冬的粮食。难道你真要等太阳从西方升起？

我还伫立在萧索的冬风里，等着你，等待铁树在夜间灿烂地开放。

我只想问你，想问你：你还爱我吗？

有还是没有？

这足以让世界再一次疯狂！

把砂子植入砂海

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想到你，不愿也不敢想到你的名字，想用一个字来代替，翻遍了手边的辞书却不可得。把这种憧憬埋入亘古无人烟的大漠深处，却突然听到这粒砂子蓬勃生长的声音。砂子在砂子里成长为砂子，浩若恒河数的砂子中，我却一下子会认出我曾埋入地下的那一颗，就是它！——似乎冥冥中有某种力量一下子便推到我的面前，想不发现不看到都是不可能的。

那时我已经怀着别人难以了解的悲苦心情，远离那片荒原、那片砂海，做一次并非轻松的旅行。

远行的目标是三月花茂莺飞的江南，和大漠没有半分的相似之处。江南是暖暖的、柔柔的、温润的，在这天堂一样的氛围中我却没有一丝的快乐和轻松，因为只有我自己明白，这里的一切是我的，但却不属于我，这儿的一切都和我格格不入。那是因为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托付给另一个时空！我不愿承认，却在无数个坐待天明的日子中明白了这一点！

我的思念，那颗小如芥籽的砂子却蕴藏着无限的天地，曾经历过、曾拥有过、曾痛苦过、曾献身过、曾甜蜜过的一切的一切都无一例外地在那个天地里飞扬着，舞蹈着，化成一个万古不化的精灵。它能带来什么？它能带走什么？

那是我所有情感的浓缩和张扬，最终却化成望断天涯路的永恒画面。希望，真的希望，每时每刻都在希望，砂石开花的千古奇芭！那就是你天神般奇异的降临。这是我的心愿，也是和我一样怀着永恒遗憾的人的心愿。

谁能了解我？是你还是她？或是别的什么人？

没有人会了解我，了解我把砂子植入砂海时的心境，所以天地间只有一个我独自品味着那份巨大的辛酸和悲哀，独自一个人守护着人类的荒原。面壁，面对着永恒的时空，守护着，守护着我播种过砂子的土地。

不只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也许其中也有你的声音：忘掉吧！回来吧！你的那片土地是亘古的荒漠，什么也不会生长，让它荒芜吧。而我依然守护着，因为只有我明白，若没有它我的生命便是一片空白。这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的信念。

我总在想，人类是多么地脆弱易碎、又是多么坚强不屈的一个种群，仅仅凭着那么一点点的信念就会勇敢地活下去。而生存本身又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苦难和折磨，我们却都一一地承受，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并没有倒下去，凭借的还是那样一点点的希冀。

我蜗居在那片土地，盼望着天地间有一种力量，让那颗植入砂海的砂子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，荫护着千年修行的善果。佛说：修百年始得同舟，修千年方可共枕。人之际遇岂非如此！

痴人说梦

家，是一个象征温暖、和谐、宁静、幸福的地方。远在风雨之外，手握一杯热茶。

其实说心里话，世界上真正和谐的家庭并不多。许多的家庭仅仅是凑合而已。或许是你自己选择的伴侣，或许是由父母、兄弟、朋友搓和而成，但这都不是美满家庭的首要因素。恋爱时彻心彻骨爱恋、思念、以及小别后的依依情款，似乎仅是鲜花开放时霎那间的灿烂，一旦进入家庭并非就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家庭。相反，由于上一代人的固执而勉强捏合的家庭，却能在陌生、屈辱、压抑和反抗的沙漠开放出诱人的温馨花朵。

倒底是什么在冥冥之中弄出这么多的古怪因果来？谁也无法说清楚。

家在有的人看来是个美丽，温暖的神圣地方，它吸引着你，使你不安份的心安定下来，使你流浪的血液也归于宁静。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家却显得生涩而阴冷，你时时刻刻找一个能说服自己的借口远离它，但它却象你阳光下的影子。家也可以说是一个美丽的充满温馨的陷阱，你不只陷入这一个，就会陷入另一个，没有选择的余地。

我也曾有个家，现在也有个家，但我却是抑郁多于快乐。是我选择的伴侣不可人么？还是不够体贴？似乎都不是，她的温柔，她的体贴，她的微笑都是那么吸引着我，却又在繁琐的日子里消失殆尽。

于是，我幻想另外一个你，永恒的你。

你很漂亮或许不那么漂亮（这些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），却有一双清澈、明朗、温暖、溢着笑意的眸子。你的声音柔柔，凭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一个眼神就能了解我的所思所想。

你从不浓妆艳抹，因为你自信自己的容貌对于自己是最美好的。梳洗整齐的长发柔柔地飘动着，一如你的气质、你的风致、你的幽幽；或是一头齐耳的短发，没加任何修饰的自然发丝，一如你的清新、你的纯真、你的活泼。

你有一颗温柔善良的心，喜欢小动物，小孩子，一个活泼顽皮的小男孩即使闹得天翻地覆你也不会怒容满面。当他搞乱你精心收拾好的家时，你仅是叹口气微带嗔怒地摇摇头，那一瞬间你是最美丽的。

你的心胸也似宁静的湖，容得下我的乖戾和暴躁，你总是彻底地懂我，倾听我的诉说，我所有的烦恼也会融入你的心湖，化为恬静。

偶尔你也会露出小小的任性，小小的女儿气，那将是我快乐的时光。

你时时刻刻关心着我，我也时时刻刻念着你。因为真爱，你总能原谅我的一切过失，我的每一次不经意的伤害。

你是如此地美好，我又怎肯将你引入前途未明的生活之中呢？于是我只能在心里设置一个永恒的圣坛，圣坛上长明不熄的烛光就是你的柔情、你的

爱。我只能把你的爱深埋在心底，远远地注视着你，悄悄地关怀，融惊天动地的深情于沉静悠长之中。真爱不需要一个结果，爱，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美好的结局。

假如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之中，你看到我和我的妻或许还有一个顽皮的孩子在满天阳光的街头徜徉，你也不会怪我的。因为只有你，人世间只有你一个才真正明白我，懂我，不是么？

假如与我同行的是你，我简直不敢想象那该是怎样一种无可伦比的幸福，该是怎样的一种和谐、温馨。我不敢想象，是因为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已拥有自己的二人世界，我也根本不希望你放弃已经拥有的幸福，去追逐镜中花水中月。

人生机缘如此，只是一个痴人说梦而已。

错过

错过不是过错。

错过，就是我和你擦肩而过。

错过，是谁也无法未卜先知的事情。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发生，并在你的柔心里牢牢地打一个结。你眼看着一切不可挽回地走远，留给你的只有不尽的忧伤。

我也曾错过。

错过洛阳牡丹的花期。

伊阙河畔的春阳耀亮了千年石窟的奇丽，大片的牡丹已是花苞饱满，苞心已经泛出娇红的丽色。一位年老的花农告诉我，再过五天，这满园的牡丹就会一齐开放。我却必须离开，良机失之交臂。只有一步之差，却是咫尺天涯路。

我也曾错过。

我早已冷寂的心中不知何时突然出现一个你，而你又像风一样一下子不可抗拒地占据我的心。我的心从此只为你而跳动，只为你而热。但这一切都迟了，你在不该来的时候来了。我无力和命运宣战，这段情的结果只能是无果之花。

这也是错过，无可挽回的错过。

错过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

错过的人和错过的事总会成为美好，作为一个记忆在以后的生命里闪耀。它扰痛了我们的心，也装饰了我们的生活。

错过不是错误，我们不会因为错过而心如枯木。

错过总会发生的，不是你就是我。

她喜欢清晨。

清晨总有种明亮、新鲜的气氛。她觉得很愉快和温暖。

这儿是个小小的花园，精致而静谧，她清楚这里的一切。因为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分，总爱在这里漫步，陪伴她的是一条毛色很白的京巴，仿佛是她影子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或许在太阳刚升起的时候，在某个角落里出现一位忧郁的少年。少年的出现并没有惊动到她，而是惊动到那只京巴。其实少年并不忧郁，他的脸上常带着一种执著、痴迷的微笑。只不过是因为他在一个破画夹上画着什么，她才认定他是个忧郁的少年。在她的心目中搞艺术的人多是可怜而忧郁的，他们太敏感太细腻，飞花落叶也能牵动几分伤感。她活得很好，所以觉得他们很可笑。

她的笑总是很甜、很纯，也曾无数次对着大镜子欣赏自己的微笑，特别当他不在的时候，她更喜欢一个人注视着自己的脸陷入遐思。

当她凭女人的直觉发现那位少年在看她时，她的脸是就不自觉地浮出这种美丽的微笑。她早已习惯男人们说不清混杂着什么的肆意目光，只是少年的目光和别的男人不同，所以她的心中有种久旱逢雨的感觉，或者说她已沉寂的心中有某种情绪被唤醒。象在雨后的竹林中，看着笋们清新地破土而一般，她有几分欣喜地自己已枯萎的情绪在勃勃地生长。

她今天比往日来得早，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动着，甚至还带着一种说不清的甜美。她微微地感到失望，因为这里只有她一个人，她已经好久没有等过人了。

她坐在冰冷的石栏上，听得到树叶的相互摩擦声、晨露滑过叶面的润物声、晨雾的退遁声、地气的升腾声……

她从来没有这么心静过。她想说出心中神秘的感觉，此时不论是谁出现在她的面，即使是肮脏的丐者，她也会温柔地和他攀谈。往日，此时此地，早已人来人往的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现在居然一个人也没有，所以她认为这次相遇是命中注定该发生的事。

那位少年出现了。

是太阳升起，是春天绽放的第一朵丁香，还是第一片昭示秋实的红叶，她呆呆地看着他，他象梦中一样洒脱、英俊、清纯。

你好。

她站在他的面前，声音清柔、温和而低缓沙哑。

他微微一怔，略带一点羞涩，轻轻说道：你好。

他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直观地看她，她有一种摄人心智的美，她的美丽只有上帝的神奇之手才能塑造出来，而让他心旌摇动的是她典雅的气质。他立刻被她的美丽所淹没，连稍稍挣扎一下的机会都没有，或者说是根本不想挣扎。

她的眼波柔柔地望着他，轻轻地说着她的梦，她的奇异感觉，她的婚姻。

至于为什么对这个男孩讲，她也不明白，仿佛很久很久以前，或者说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在等这个机会。

说着她的父母，父亲送给她的一管风笛，那是她的生日。在梦中她已经有过的，可是一醒来就遗失了，为此她伤心了好久好久。她双手做出吹风笛

的姿势，她的姿势太优美了，虽然她手上没有风笛，但悠然的笛音仿佛就在她的手中轻轻地流淌着，流淌着。

少年的眼睛湿润了，他也想有一管风笛，可是他不会再有了，也不想再有了。他把它送给一个风一样的女孩，那个女孩却象风一样地消失了，也带走了他第一次的柔情。

他似乎已经忘记她的模样，只记得她象一阵风，没有人能留住她，没有人能把握她。

少年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，手轻轻敲打着画夹，好象敲打着过去。

她用手轻轻按住他的手，那种声音让她不安。

少年俯下身，看到一双毫无瑕疵的玉手。他画过无数双手，还从未见过这么完美的手，这双手可以不作任何修饰，就能完全能配得上维纳斯所失去的双手。他把捧在手上，轻轻地，轻轻地吻了一下，仿佛一用力就会损坏它的。

所有的声音消失了。

当少年有了知觉的时候，她已经不见了，象梦一样，没有质感，没有芬芳，没有留恋。

少年保持着这个姿势，没有再打开画夹，画笔也干结了。

以后的每天他都会在这儿见到她和她的京巴，听到她柔柔的语音，看到她浅浅的微笑。他从未问过她的来历，她也从未说过。

不是不想问，而是根本不需要问些什么，他们好象好多年前就已经相识，了解对方就象了解自己，他们现在不过是老友再相见一样。

至到有一天，一天黄昏，两个小阿飞将他饱扁一顿，他才知道她是某个人的妻子。

后来只记得是她把他送回家，她的泪水让他心慰，只感到那份幸福象潮水一样淹没了自己。她为他清洗伤口，像个熟练而细心的护士。他的伤口也印满了她的吻，所以愈合得很快。

他在心里希望她能留下来，可他没有说出来，她应该知道的，但她还是在他睡熟的时候走了。

每当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他还会在那儿守候着，守候着。

好多天过去了，葱绿的风铃树叶已经泛黄，一柄落叶也飘在他的心头。她没有再出现，还是象梦一样。

风一样的女孩走了也就走了，因为那是风，风是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痕迹的。

而这个梦一样的女人虽然走了，但却在他的梦中出现，只要闭上眼睛，她就鲜活地出现在她的面前。

虽然他还背着画夹，可是他再也没有画上一笔。谁都不忍心看少年眼里痴迷的忧伤，几位晨练的老人也不再大声说笑，默默地动作着，生怕惊动他。终于有一位热心的大妈忍不住了，说：孩子，你没有更重要的事做吗？

少年于是就走了，他知道自己错了。不是因为等待是错的，而是把等待当作一切是错的。

他在一家广告公司谋得一个职位，做的是广告创意。这是家小公司，除了老板只有他一个人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，可是他却不愿再拿画笔。他不愿再画别的什么，是因为他只想画下她，可他在他的心中是模糊的，他无法准确地把握她，所以他一直也没有动手画。老板也没有强求他，因为他的创意

一直都很出色，服装节时在会展中心最醒目的地方就放着他们公司设计的大广告牌。

她没有再出现。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和她联络，只能在那个小花园里无望地等着。等待在每一分钟里开花，又在每一分钟里枯萎。

有一天，他的老板无意中发现了他的秘密，她看到他在这里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什么，她没有惊动他，她是个细心而理智的女人，不会去打扰一个不希望别人打扰的人。在一个答谢客户的聚会上，他们第一次谈了许多，彼此发现了心中的那份被深深掩藏的脆弱和孤独。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，她知道一个男人内心深处的痛是不能触摸的。可是她却不知不觉地开始关注他，从他的眼中已经很难看到这个年令的男孩子应该有的快乐了。

她象一个好姐姐那样在不经意间淡淡地关心和体贴他，却注意不去触碰他掩在心底的痛。

后来，他叫她茵姐。茵姐不是个很漂亮的女人，却是个很耐看的女人。象她画的画，色彩淡雅却表现力极强，有着深深的底蕴。

工作的压力和时间的流逝已经使他变得出奇地轻松，虽然他还是会每天都去那里。

他在昨天还和茵说了那个女人的事，他信任她，象亲姐姐那样信任她。她耐心地听他讲没有说一个字，这很让他感动。他只对她一个人说过，他以为自己不会对别人说的，但说出来以后他却感到一丝的轻松。他不知是因为已经轻松才说的，还是因为说出来而轻松的。

她问：如果她永远不出现，你就这么等下去么？

……

她说：我能帮你么？

……

他决定要离开这个城市，他不想和她告别，他也知道自己对这间公司的重要性，但他已经无法再平静地面对她了。

这是他最惧怕的。

他只想轻轻地走，不带走一点什么。

他只是在心里轻轻地说：茵姐，原谅我吧。

在走以前，他又一次来到这里。

这个冬天虽然不怎么冷，但一场大雪还是不期而至。雪掩盖了过往的一切，少年在雪地上用心画着，画着他的梦，他的痛。他突然停住了，呼吸也仿佛窒息了。

天空蓝得耀眼，光秃秃的风铃树也霎那间勃发出茵茵的绿叶，她来了!!!

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过去好多日子的思念和痛苦都化为虚无。天地间只有他们的爱情在响亮地传颂着。

我要走了。我不能放弃我已经有的的一切，我们就象现在这样，好么？

他知道她现在拥有什么，她拥有的是许多女人的梦想——爱她的丈夫和财富。她不愿放弃已经有的幸福，而去追逐前途未知的幸福的。而他不行，要么是她的一切，要么就什么也不要。

她诉说着她的思念，她在法国的见闻，她的法国名家时装。

如果她能早一点发现少年眼中的光彩在逐渐暗淡时，她一定会闭上嘴的，但想要让一个女人闭嘴，比登天还难。她还在说着，沉浸在自己迷蒙的心境里。

她不是茵姐，她的心里依然只有她自己。

她轻声问道：“能把你的画送我么？”

她知道少年画中一定是自己，她不能再和他见面了，真的不能了。她以为自己在法国的一年可以忘记他，但一回到家，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来了。她无法不顾一切跟他走的，她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了。

少年沉默不语，他的眼中闪过几丝怜悯和不安。他想说什么终于忍住了，他已经知道她就住在前面那幢大房子里。

忽然，自那幢房子里走出一位男人，过分挺直的胸膛表明他的地位和傲慢。他甚至都没有看少年一眼，一下子挽住她的臂，亲热地说道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她呆呆地没有说话。

这时少年已经把画从画夹中拿出来了。

那个男人似乎感觉到什么，不快地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她淡淡地说：“一个朋友，会画画的朋友。他要送我一幅画，一幅画了两年的画。”

少年依旧沉默着。他没见过这个男人，但领教过他的手段。当这个男人向他伸出手时，他下意识地拒绝了。他无法忍受这个男人对他的轻视，或者说是蔑视，和那种有点狂妄的优越姿态。

那个男人并没有因少年的拒绝而生气，爽朗而大度地笑道：“大画家，谢谢你为我妻子作画。你开个价吧，我决不还价。”

她稍稍有些忙乱地说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

“我又错了么？他们是艺术家，可是艺术家也要吃饭啊。他为你作画若不收钱，我会一辈子不安心的，我从不欠别人一分钱，也不想别人欠我的。大艺术家，一万元，怎么样？”

少年从她的眼中再也看不到刚才的那种柔情，只有淡淡的恐惧和不安。他知道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他挑衅似地望着她，说道：“你说呢？”

她避开他尖锐的目光，用央求的语气对那个男人说：“我不要了还不成么？”

“不行。”

少年把画扔到她的手中，连看都没看她一眼，匆匆而去。她想喊他，却只做出一个类似的姿势。

她打开画，画面简捷而逼真。

那女人牵着一只乖巧的京巴，那女人似她又非她，好象笼在梦中。她们在一条小小的环形路上悠闲地漫步，路边是修饰整齐精巧的花坛、绿树墙。只是不知是她牵着狗，还是狗牵着她，因为路是环形的。

她的眼角莹莹地有几点泪光。但她还是很坚决地挽着他的手走向那幢房子，走进大门时，她的脸上已是灿烂的微笑了。

少年有一次从这儿走过，听到了一阵风笛声，他却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，风笛只是风中的笛声。

2000年2月3日

激情维纳斯——一个女人的真情告白

她彻夜写作，她舒展身躯，望向旭日，添加件衣服抵御晨寒，仿佛受到隐性力量的牵引，她穿越更醒的城市前行。她的渴望是模糊的，诗意的，她在等一个人。她的兴奋在逐渐滋长，她跑过森林公园，来到护城河畔。在晨曦的薄雾中她听到那熟悉的声音——他摇着浆，浆插入冷冽的河水中，独木舟摇晃着奋力向前笔直地刺穿静止的河。

她望着他，问自己，这个从未谋面的男人，为何使她充满企盼？她知道答案，她渴求的正是这种感觉：只需看一眼就坠入情网！即使这个人远在一条街之外，仍能使她颤抖、使她软化、融解。

……尘世已隔绝在外，只剩下那声音，那感觉，那些流逝的仅存的时刻，在明天此时之前他就走了。

“这只是时间的问题，我终将完全拥有你。亲爱的，难道你还没看出，你属于我所有。”轻曼的叹息般的歌音，诉说着那一刻。

他在和一个风尘女子吻别。她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找她？”

“我热衷于自我毁灭，因为她对我毫无意义。”

“我不知道是否该寄希望于你，真的。”

……

他于是就走了，离开她，他没有回头。

她开始了她新的生活，她从未经历过这样深的失落，因为她用情太深以致于身陷其中。她情感中最惊人的一点就是她无法象从前那样退缩，她无法再遁世。她了解到……他不但穿透她的整个存在。

为了生存，她开始写言情小说，折磨别人放松自己。

……

……

他们接吻，直到成为一种折磨，连肉体也变得不安，时间拉长了……

她只能看到片断，看不到整体……

她注定要失去他，他们无法相互厮守，但他永远留在她的体内。

“你给了我全世界。”

真的，他给了。

他开启她的眼睛、耳朵、心灵、胸怀，今后她的创造力再也没有阻碍。不论好坏她都知道她能体味许多爱情，就是这样，象心脏在跳动。我一有举动，这人就会知道，若我不顺意，这人就能感觉到。

我存在他里面，这是生命，生命永不止息。

男人也有泪水

偶尔在一个星期天的广播中听到一个节目，节目的名字很有意思，叫做《北回归线》，让人想起了已逝去的那些日子。而主持人小姐却设定了一个有关哭和流泪的话题，奇怪的是打进电话的几个人都是男人，他们的诉说也

惹动我的心绪。

我也哭过，突然间，泪流满面。

那是一个夏日黄昏，我和她在拥挤的路口分手。那个路口是个乘降站，挤满了赶着回家的人，而我们却不得不再见，永不再见。在不该爱的时候爱上她，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相互远离，退回到各自的天空，各自的世界。因为我们都已经拥有各自完整的世界，再多再真的爱只会伤害更多无辜而又爱我们的人。

看着她袅袅而去的娇小身影，蓦然一种说不清的离别情愁一下子涌上心头，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，整个世界已经消失，人群消失，只有她的背影在模糊的视线里格外地灿烂。我的心中一下子虚空一片，却禁不住泪水的涌流。

似乎她也感觉到了什么，她突然转过身来，眼中也有泪光闪动。我拚命想装出一副达然的笑脸，但去肌肉僵硬，那一刻一定十分地难看。她望着我，只是轻轻地说：你真是个孩子。我说，你走吧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她固执地站在我面前，说：你不走我也不走。

本以为自己是个坚强的人，却在那一瞬间崩溃了，象个孩子一样流泪。最终还是我先走了，再也没有回头。

男人也有泪水。男人的泪水是因为爱，是因为那永远也挽不回的爱。男人流泪也是为了女人，只有她们才能真正冲入他块垒的心底，肆意蚕食他的自尊、自信，并在他的心头洒上不干的泪滴，让你永远也别想忘掉她。你爱过么？你想爱么？这就是结局。

秋日丝语

站在谁也不经意的街区成一种凝固的风景，唯一能慰藉我冰冷守护的只有那阵风，一阵洒洒而过的季节变迁。我不知道该留在这里隔河相望，期盼久远的故事演绎成新的悲欢离合，还是和风一起凤舞九天，烁亮那一颗时明时亮的星座。

很多很多的故事在很多漫长的日子里淡去，很多亲近的人连句最简单的问候也没有说就突然成为熟悉的陌生人，你哭你笑都象落雪样不再重要，这里的城市已经是冬季。

童稚的风筝依然在灰白的天空做着无谓的路程，而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在那个血色黄昏长大成人。谁还会记得你在那天失落了什么而泪流满面，每个人都守着属于自己的历程。

你说那是梦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是梦，什么不是梦，只知道夹在日记本中的那枚夏日的黄叶已经冷漠地做沉思状，仿佛是永远的瞬间。瞬间总是很温暖很辉煌的。

再长久的等待，再永恒的思念也如那山那石那座斑驳的古桥。沉默是失败，永恒也是失败。你说你是一只小小的候鸟，流浪的哨音曾耀亮北方的整个夏季。而你再也找不到昔日的森林，森林中的那株高大的橡树也在雨季突然干枯，失去了温馨的香巢，你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清理受伤的执著和不

安。

长大成人是种摆脱不掉的艰难，流浪的崎岖注定洒满永远不会干结的信念。其实流浪也是一种等候，更是一种没有颜色的风景线。最后你还是回到曾逃避的故里，留下的只有一把单程票根。等候的机缘一天天萌发，再也无法使我们的心情变得象开满五月的丁香。你的风景或许只是成熟的冷漠，或万般无奈的凄然逃避。

等到明白的瞬间，蓦然发现我们已经不再年轻，岁月的痕迹已经清晰地留在我们稀落的白发里。抹不去的是一种自然无虚的永恒，也许是成熟的另一种失落，也许仅仅是简单的长大，春天夏天而后是秋天，秋天不是收获就是惆怅后的萧索。

实话实说

一．我是个软弱的人。

最初来这儿，是奔着“球迷论坛”的名字来的，还因为这是大连人自己办的BBS区，该支持一下，灌灌水。来过几次才发现，这儿真没有几个人在谈球，只是在聊球迷的另一个世界——情感世界。看过几个贴子，也触动心中的某根弦，更重要的是这里弥漫着的伤感气氛，已经让我无法自拔。虽然我对一位网友说过不想谈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，只想做一个快乐的球迷，但我失败了，因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。

二．我是有虚荣心的人。

我说过是冲着坛子的名字来的，想来谈谈球，按理说这儿没人谈球我就不应该再来的。我却没事找事，上传了几个贴子，如果象几滴泪水落在大海里那样的话，我也不会常来的，但却有许多网友回复，一旦我一再作回复，尘封已久的情感一下子扑面而来。

所以我不但软弱还有虚荣心，三伤，这下你该明白我为什么总来这儿了吧。我是来看有没有人冲我抡板砖或者在捧我。本已江郎才尽，却还把冷饭拿出来招待诸位，若哪位伤了胃，全都是我的错。这都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啊。

三．我是个伤感而快乐的人。

伤感和快乐是不应该划等号的，也不应该并列，但在我身上它们的确并存。我的易伤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，虽然我的天性更快乐，却也是伤感中的快乐了。在这个坛子里总是弥漫着伤感和呻吟，刚好和我的自身频率相当，产生了无法回避的共振现象。

振动的后果就是伤感淹没了快乐，也使我的幽默天性被扼杀。连我同事们也说，你最近怎么没精打彩的？因为我在单位里是个开心果，我若不在，偌大的办公室则只有键盘声和纸张相互磨擦声了。

为什么一来这儿就迷失了自我呢？所以我只能说自己是个伤感而快乐的人，而伤感的频率刚好和这儿一样。

四．我是个传统的人。

我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受的教育也是非常传统的，喜欢实实在在的东西。比如说网上情缘吧。这是个大热门，因为它新、奇、特。我就不相信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网上情缘，爱情是一种虚无的物质，它必须依附某个实体而存在，现实中这个实体就是你的恋人。

而在同样虚无的网络空间，漂浮着同样虚无的爱情？它岂不象失去了肉体的灵魂在流浪？网络只是一种载体，和电话、邮政一样，网上情缘的最后也要走入现实中，去感受一笑一颦的真实含义，而不是利用文字。文字具有欺骗性，况且就连眼见也都未必是实呢。

如果仅仅是爱着倒是个好事，一旦烦了、腻了，立马把 ICQ 或 OICQ 卸掉或再申请一个新号，不就永远消失了？如果你还怕她炸你的信箱，那可以把她列入黑名单。哪一天她想找你讨个青春损失费的话，也是投诉无门啊。

我……（哪来的几只西红柿打中我了……）

五．我是个凡人。

我是个凡人中的凡人，我最适合的工作是做特工，走在大街上，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。看得开的凡人没有烦恼，想不开的凡人烦恼是永恒的。我是那种看得开却想不开或者说想得开看不开的凡人，好象没有烦恼，又好象烦恼无限。

大家结婚，我也结婚，大家有孩子了，我也有了。大家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可是没有哪个人真是为了爱情的永恒而不结婚的，所以我想不开。等我想开了，更大的烦恼又来了。其实，七年前我不该写那个《痴人说梦》，它简直是谶语。真有一个象我所写的那样女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（具体过程已在时间长河中遗失了），她的消失也和写的一样，我还是我，只是多了几点伤痕。等我再一次想开了，发现过去的只有甜已经没有了痛，烦恼也没了。而今天，把一些旧诗文放在坛子里，是否又是再一次想不开？是幻想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（丫丫语）？这一次我是看得开也想得开，做个快快乐乐的凡人，平凡人。

思念

没有遇到你，我是一个快乐的、无忧无虑的少年。自从遇到你，或者说你象风一样走入我的生命中，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。我第一次体味到忧伤、痛苦、离愁，还有令人骨立形消的不尽思念。

思念是一只长满华丽羽毛，却有一付粉红色利吻的小鸟，栖在我的心头，挥之不去，似乎我这颗为情所充斥的心是它最理想的栖息地。我的这颗心居然是它的食物，它那小小的利吻不停地啄破我的心，渐渐地我的心不仅痛而开始流血。流血的心更加脆弱，没有一丝的保护能力，伤口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深。当你我因为相隔千山万水，并因命运乖戾而注定不能厮守时，这只小鸟竟然已经长大，并在我的心头筑了一座用我的血凝成的巢。

现在，巢中竟然已经在孵育几只有着同样粉红色利吻的小相思鸟，它们的食物依然是我的热血，我的心。我无法变得坚强，也无法用不尽的沧桑

冲淡这份情，这份由情的无奈而引发的思念。我知道只有你的一双纤手才能驱走心头的小鸟，只有你的爱才能使我心头的伤口愈合，只有你才能使我的心趋于平和。

我的心还在流血，也许是我最后的结局。流吧，流干了，也就自然不流了。没有了食物，那些相思鸟们就会飞走，重觅另一颗同样敏感、脆弱的心。

我的世界开始下雨

我的世界开始下雨！不是在该出现的季节，而是在冬季！

你转过脸去，转过脸去，走得一如既往地坚决而果断。

真的，我是真的衷心地祝福你！

我不想要太多的缠绵，不要太多的温柔，只要你能象对待知心朋友那样对我，如些而已。

我不是企求太多，只求一块可以充饥的面包，你却在我的掌心放上一块冰冷的石头！

人的生命是如此地短暂，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放弃的呢？

得之，我幸；

失之，我命。

人生境界不过如此而已！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分手并不代表什么。我只想有个好的结果，有个温暖的家，家中有个温柔的你。分手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朋友，不能代表我们的记忆里是一片真空。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一生都是错，即然无法不错，那我就索性错到底。不要泪水，不要悲伤，不要任何的承诺，更不要道歉和不安，把一切都深埋在心的深处。错了也不能说明什么，年青的错也是美丽的错，错了还有机会补过。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握握手，也不想挽回些什么。

握握手，也不是预示些什么。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或许是最后一次，或许世界因此而变得明亮，或许一切的确会不一样了。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事情的发生和结果，谁也不会事前知道些什么。事情总是很自然地在该发生的时候发生，或在不该发生的时候不发生。

前方的路也许很平坦，也许危机四伏，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条路，只能走下去，至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我们又何必在意呢？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没有泪眼，没有忧伤，让我们再展微笑，平静地握握手，好吗？

有谁又会知道，不可能的事情不会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呢？平平淡淡谁说不是一种难得的福，至真的欢乐呢？

握握手，好吗？

好不好？你说呢。

附注：

出差在外地的旅馆里看电视，一首歌中轻轻的一句“握握手，好吗”竟引动心中的一股忧伤情绪，随之有了这么一段文字。虽然是故作轻松，但或许还是忧郁的情绪多了一些，不过更深的一层却蕴含着一份对那段情未来结局的憧憬。

我希望有那么一天，如果我们的那段情还在，还在期望着相守，谁又能否认我们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？你会是我的良友贤妻，也是鼓励我向前的风帆，永远高悬在我的心桅之上。你肯么？你也和我一样希望有这么一天么？

